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WR44 性／別不馴的規訓與社會排斥--性／別排斥的社會
建構——以援助交際為例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整合型
計畫編號：NSC 96-2629-H-008-002-
執行期間：96年11月01日至97年10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甯應斌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王英倩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黃郁文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鄭克蘋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 年 01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計畫名稱 性/別排斥的社會建構——以援助交際為例)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6-2629-H-008-002

執行期間：2007 年 1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0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甯應斌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Mozilla Firefox.lnk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中央大學哲研所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 月 23 日

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資料表

 可申請專利 可技術移轉

日期：__年__月__日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學門領域：
技術/創作名稱	
發明人/創作人	
技術說明	中文： (100~500 字)
	英文：
可利用之產業 及 可開發之產品	
技術特點	
推廣及運用的價值	

※ 1.每項研發成果請填寫一式二份，一份隨成果報告送繳本會，一份送 貴單位研發成果推廣單位（如技術移轉中心）。

※ 2.本項研發成果若尚未申請專利，請勿揭露可申請專利之主要內容。

※ 3.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中英文摘要關鍵詞

關鍵詞：援助交際、社會建構、社會排斥、刑事化（犯罪化）、媒體建構

Enjo kosai, social construction, social exclusion, criminalization, media construction

本計畫將以援助交際在台灣的建構過程為研究主題。「援助交際」這個名詞從 1996 年就開始從日本被引進台灣，1999 年引起普遍注意，但是其意義卻和今日所了解的「援助交際」有別。今日所了解的「援助交際」是在 2001 年前後才逐漸確定其意義，而其關鍵則是法律開始罪刑化援助交際，因而產生了援助交際的社會排斥過程，透過媒體在論述上的建構而逐漸固定其意義。此計畫將企圖延伸「性的社會建構」到「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而以援助交際這個現象為例。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並非討論性工作者是天生或是家庭環境、社會風氣或者教育、文化造成的等等，而是企圖質疑與解構「性工作（者）」這個範疇本身。性工作（者）如何能夠變成一個可以／可能被研究的對象？如何能夠現成地、好端端地供社會科學家去研究、供倫理學家或人們去談論？一言以蔽之，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要批判地檢視「性工作研究／論述」背後的知識／權力部署，也就是這樣的部署如何將援助交際納入性／別排斥的版圖。各類學術研究與論述（包括媒體的建構）在權力方面形成社會排斥（包括法律的罪刑化），從這個研究進路出發，來研究援助交際在台灣的建構，就是本計畫的旨趣。

This is a research project focusing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njo kosai (compensated dating) in Taiwan. A Japanese term and social phenomenon, enjo kosai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Taiwan in 1966 and attracted public attention around 1999. But the term's meaning remained unstable until 2001 when criminalization of enjo kosai was intensively enforced, and together with media exposure of sensational cases generated the process of social exclusion for enjo kosai.

The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njo kosai, which is a case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xwork, aims at studying the process of “making up” the object (i.e. sexwork or sexworker) available for the academic study, for the social workers, for the police and judges, for the policy makers and politicians, for the vice squad, for the feminists, etc. Therefore, this is a study of the making up of enjo kosai in Taiwan.

報告內容

前言（研究背景、文獻）：

社會建構論在今日來講，算是 old school，意義有時很廣泛，用法上有時也是因學科領域而異。不過，我要援引的學術傳統是性的社會建構論，其緣起可說是隨著社會建構論問世後（Berger and Luckmann, 1966）不久就出現了（Gagnon and Simon, 1973），但是在 1990 年代（特別是因為 Foucault 的影響）成爲一種顯學。

簡單的說，在這個領域內人們所瞭解的「性的社會建構論」，就是 Mary McIntosh, Michel Foucault, Jeffrey Weeks, Kenneth Plummer, David Halperin 等人在性歷史或同性戀歷史研究中的理論觀點。當然這不是一個一致的理論傾向，Foucault 也從來沒用過這個名稱來指稱自己的立場。在這個計畫中，我企圖延伸「性的社會建構」到「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而以援助交際這個現象爲例。

即使在西方學術界，一般提到「性的社會建構論」時，就會講到「性身分或性認同是一種社會建構」；其實這句口號的意義不大。有些人認爲這句口號意味著像同性戀這樣的性身分不是天生或自然的，而是後天環境滋養而成的。但是這不是「性的社會建構論」的本意。正如 Carol S. Vance 所說，社會建構論不是簡單主張「性認同（如同性戀）是由社會文化所產生的」，而是要檢驗或甚至解構那些被視爲理所當然的性認同、性行爲等等（47）。我覺得更精確地來說，重點不是同性戀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而是（例如）「同性戀」怎麼變成一個可以研究的對象。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些主張同性戀是天生或後天造成的人，已經假定他們知道什麼是同性戀（就是和同性發生性行爲的人），誰是同性戀（找到自認爲同性戀的訪談研究對象了），只要申請到國科會的經費補助，經過量化和質化研究，或者荷爾蒙和基因檢驗，就能找出同性戀的成因了。同樣的道理，那些研究同性戀的各種特質，不論是社會的、文化的、生物的，都是一樣假定他們知道什麼是同性戀、誰是同性戀等等。

不過「性的社會建構論」或由此延伸的「同性戀的社會建構論」卻要質疑這個「性」或「同性戀」是怎麼冒出來、現成地在那裡給你研究？我們如何不假思索地接受自明的、可以被孤立看待的「同性性行爲或心理」？這種分類或範疇是怎麼產生的？

由於我在其他地方已經多次談過這個問題（例如我最近的論文〈同性戀是社會建構嗎？〉，我不在這裡詳述社會建構論的推論，所以我長話短說地總結：性（同性戀）的社會建構論認爲：我們當代所講的性（同性戀），這個範疇或分類是在性論述（特別是性科學或醫學論述）以及一些相關制度的歷史社會實踐過程中被建構出來的。很明顯的，每個社會文化的建構過程會有差異，而且不同理論家會強調這個建構的不同面向。例如，Mary McIntosh 強調的是對於偏差行爲的社會控制過程，而 Foucault 則強調性科學與規訓權力技術。

我所謂的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乃是性的社會建構論的延伸，把上述的「同性戀」以「性工作」取代之。因此，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也不是在談性工作者是天生或是家庭環境、社會風氣或者教育、文化造成的等等，而是企圖質疑與解構「性工作（者）」這個範疇本身。性工作（者）怎麼能變成一個可以／可能被研究的對象？如何能夠現成地、好端端地供社會科學家去研究、供倫理學家或人們去談論？一言以蔽之，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要批判地

檢視「性工作研究／論述」背後的知識／權力部署。

這個知識／權力部署在知識方面就是各類學術研究與論述（包括媒體的建構），在權力方面就是社會排斥（包括法律的罪刑化）。

從這個研究進路出發，來研究援助交際在台灣在建構，就是本計畫的旨趣。

研究結果

以上的前言乃是計畫之初的核心構想，在經過一年的研究與執行後，目前研究的初步成果寫成會議論文，發表於 2009 年一月的文化研究會議。會議論文本身尚未完整，但是反映了研究的架構，大致如下：

援交的建構	(1). 媒體－法律的建構 (2). 學術的建構
援交與社會排斥	(3). 社會排斥的文獻 (4). 排斥的案例——援交網頁

表一

以下分別敘述之：

(1) 媒體－法律的建構

最初設想本計畫時，其實只有項目(1)，事實上，就(1)本身而言，已經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論文。透過本計畫提供之助理，以及總計畫主持人何春蕤的助理的協助，已經收集了歷年來援交新聞與案例的新聞與做出摘要。此一資料庫，大大地有利於整個研究的進行。這個部份基本上已經沒有問題。

研究結果也顯示，由媒體話語來看，援交在 2001-2002 時才逐漸形成今日的確定意義，等同於性交易，而此一建構乃是由於俗稱兒少法 29 條的實行、警方誘捕、媒體配合持續聳動報導而建立。

雖然 1999-2001 至今不過七、八年，然而一般人對於援交問世時的意義未定已經有失憶的狀態。在本人發表論文時以 1999-2001 新聞報導為例，指出當時人們對於援交的各類理解與現在的普遍理解十分不同，聽眾的反應是十分驚訝的。在學生聽眾間，對於當時甚至將「透過網路進行約會」污名，更感到驚訝與不解（因為現在網路約會已經成為常態的約會方式，當時則是新興現象）。由此可印證當某種事物的社會建構一旦固定自然化以後，人們便認定該種事物是自古以來即是如現今一樣，其他的理解均屬「認識不清」或「無知誤解」。

(2). 學術的建構

在計畫之初原本只設定了媒體－司法對於援交的建構，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決定也把台灣學術的建構納入研究範圍。故而形成「媒體（話語）－知識（學術）－權力（司法）之建構」分析。

經過初步的研究後，對於台灣援交的學術建構，有些初步的發現與結論如下：

首先，台灣關於援交的學術建構基本上接受了現成的主流話語（特別是司法）對於援交的建構，而缺乏對抗論述（僅有一篇碩士論文屬於例外）。就生產出來的援交研究，多數是研究生的碩士論文或寫作，少數兩三篇是教師的研究論文。有少數的文章和媒體報導一樣帶有「宣導」法律的味道，也就是宣導援交的違法、如何避免觸法，其實就是更鞏固確立援交的司法建構。

其次，援交研究大抵可分成三個主題：網路（新興傳播科技）、社會問題（青少年問題）、犯罪（性交易、兒少法）；這三個不同主題往往因著研究者所在的學科而有不同的偏重——分別是資訊或傳播科系，社會或社工科系，犯罪或法律科系；這反映出這類學術研究遵從專業學科規訓的境況。

第三，這些援交研究除了接受主流話語將援交分隔出來外，還進一步對援交進行分類與常態化；學術的分類與常態化實踐補充了司法的分類與常態化實踐，確立與複製了援交的固定意義。

在結論方面，所有這些援交研究的基本出發點，也就是接受主流話語將援交分隔出來——特別是將援交與援交者隔離為「犯罪或偏差」這樣一個小圈圈中。這個分隔實踐因此假設了研究者（我們其他人）與現成的研究對象（少數援交者）的基本分隔或隔離；這兩方的基本原型當然是自我與異己、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被研究的客體或異己是以金錢來交換性的，研究的主體則絕不會將性當作交換。總之，一方是不正當的性（性交易），另一方則是正當的性（婚姻或性愛合一）。一方是偏差的與犯罪的，另一方則是正常的與道德的。一方是社會問題，另一方則是解決方案。一方面是認識的主體，另一方則是需要被糾正矯治的客體。研究者是理性的與正義道德的一方，關心社會甚至帶著悲憫情懷；涉及援交者則被分類為各種類型，大抵上與研究者有這樣或那樣的對立（天真但是非理性，或者理性但邪惡等等）。

本計畫對於援交研究的研究，反轉了「問題化」的方向，換句話說，真正有問題的或許不是所謂援交，而是這些建構主流援交意義的學術知識話語。

以上的(1)是原定計畫範圍，(2)則是附加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對於援交在台灣社會建構，或更精確地說，是司法國家權力／學術知識／媒體話語的建構。

為了理解這個援交建構的背後脈絡，本人一直從社會排斥的觀念來看待這個建構的脈絡。故而在研究過程中，也衍生出關於社會排斥的研究。目前僅有兩個方面，即(3)(4)，這兩個部份在未來或許因為考慮篇幅與涵蓋廣大，而獨立成為另一篇論文的寫作。

當然(1)(2)與(3)(4)是直接相關的，因為援交的社會建構也是社會排斥的建構：一方面，援交本身是社會排斥的目標，另一方面，台灣援交被建構的社會背景是在台灣形成「排斥型社會」的脈絡中。

(3). 社會排斥的文獻

直接能夠應用與處理援交議題的文獻仍是諸如社會學的標籤理論、Stanley Cohen、

Howard Becker 等社會控制與媒體建構的文獻。與這些文獻接近的則是犯罪學與社會理論相關的文獻，諸如 Jock Young（與其英國同道）、David Garland（與其美國同道），後者較能夠兼顧「援交作為社會排斥對象」與「援交的排斥型社會背景」兩方面。

目前社會排斥的主流文獻之焦點，並不是偏差犯罪的社會邊緣性，而主要是貧窮（還有失業、健康、教育、移民、公民權等相關現象）。Hilary Silver 曾做了一個很經典的文獻回顧與分析，之後被無數文獻所引用，當然這個「社會排斥」用語主要是在歐洲（因為成為歐盟政策用語），美國則是「底層階級」等等。

本計畫在文獻研究這部份得到的簡單結論是：雖然 Silver 這類社會排斥文獻與第三世界脈絡較為遠離，而且不針對如援交這類邊緣性，但是反過來說，我們可以從如援交這些性／別議題來重新看待社會排斥話語，以連結起性／別解放與政治經濟學，因而能注意到諸如貧窮失業等現象中經濟面向以外的排斥策略，以發展各種社會運動的可能連結。

(4). 排斥的案例——援交網頁與其他

在闡述性／別的社會排斥時，需要一個較為完整的案例來說明。這個案例最好也能夠補充(1)(2)的援交建構部份。因此本計畫以 2001-2002 發生的中央大學援交網頁事件為案例，此一案例的意義有三：第一、由於事件發生於援交建構的關鍵早期，網頁乃是針對主流建構的對抗建構(counter construction)；第二、案例彰顯了權力在論述建構中的重要角色，而且離不開主體的施為（但是卻不容易追索主體的作用）；第三、援交網頁事件展現了社會排斥的操作。

除了援交網頁事件外，還有一些零星的案例也凸顯了社會排斥的操作，也在本計畫中一併被討論。

本計畫關於社會排斥的研究結論之一是：社會排斥在當代的一個顯著操作策略是排斥與包容並行，例如 deserving poor 與 undeserving poor，deserving gays 與 undeserving gays；不過包容範圍多大卻有地區差異。在香港的保守團體裡幾乎沒有 deserving gays，但是在台灣的保守團體之施恩姿態中，卻有較多的 deserving gays。同樣的，在美國保守派中有相當多的 undeserving poor，但是在台灣的媒體中幾乎沒有 undeserving poor；因為不論在扁政府或馬政府時代，在野黨都要把貧窮現象歸諸於政府失職，故而不會把貧窮現象歸諸於窮人本身的失職。不過在援交等性偏差部份，都是採取（有時幾乎妖魔化）排斥策略，包容時刻尚未出現；一個可能原因則是在對抗建構中尚缺乏同情援交的人道感傷敘事。

計畫成果自評

就本計畫的主體部份而言，特別是(1)，基本上已經不成問題。媒體的文本案例都已經掌握，主題定調均已完成。助理蒐集新聞資訊並且完成列表的工作非常辛勞，對於研究完整與分析精確（有證據）十分重要。至於(2)也問題不大，因為現有的援交學術文獻不多，分析也不是特別困難。

不過研究計畫為期一年，短期內還不可能寫成完整論文。台灣學術研究者很少獲得減

授課程以利寫作的補助，這是生產論文速度較國外學者緩慢的原因之一。總之，本人上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將本研究具體化為一篇完整論文。目前只寫成一篇未完成的會議論文。

原初計畫希望將援交的社會建構納入性工作的社會建構框架中，現在為了發表方便(也考慮篇幅，大部分期刊都有字數限制)，遂不發展性工作的社會建構之理論部份，而只用援交建構來顯示性工作建構的一個可能面貌。但是如果日後能夠出版性工作社會建構的專書，則會將理論部份補上。

至於由本計畫衍生的(3)(4)部份，若併入前項寫作計畫，將過分龐大而使得論文無法在較短期限內完成。故而將另外發展成一篇論文。

赴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96-2629-H-008-002-
計畫名稱	WR44 性／別不馴的規訓與社會排斥、性／別排斥的社會建構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中央大學哲研所甯應斌
出國時間地點	東京
國外研究機構	

工作記要：

這次在日本有不少對於街頭性工作（可能援助交際）與風化區的田野觀察。還有與日本學者的晤談與餐聚。

來到日本後首先感覺與以往性開放氣氛不同的是便利商店的雜誌分級，這已經實行約一兩年了。記得剛實行時，成人內容的與一般的雜誌有相當間隔，這次看到的一些便利店倒沒有那麼區隔，彷彿有點放鬆，未成年顧客應該也可以接近成人雜誌，但是成年內容雜誌都被包裝起來，不容易看到內容。我試了一下，如果臉皮厚，拉開包裝，還是可以窺到部份內容。這些都是東京的右派市長石原的傑作，但是這種緊縮色情也在全球各地發生，所以也反映了全球中產階級的一種心態變化或新的文明化進程。

這照片是兩年前便利店掃黃後，成人雜誌銳減的狀況。但是現在已經慢慢恢復原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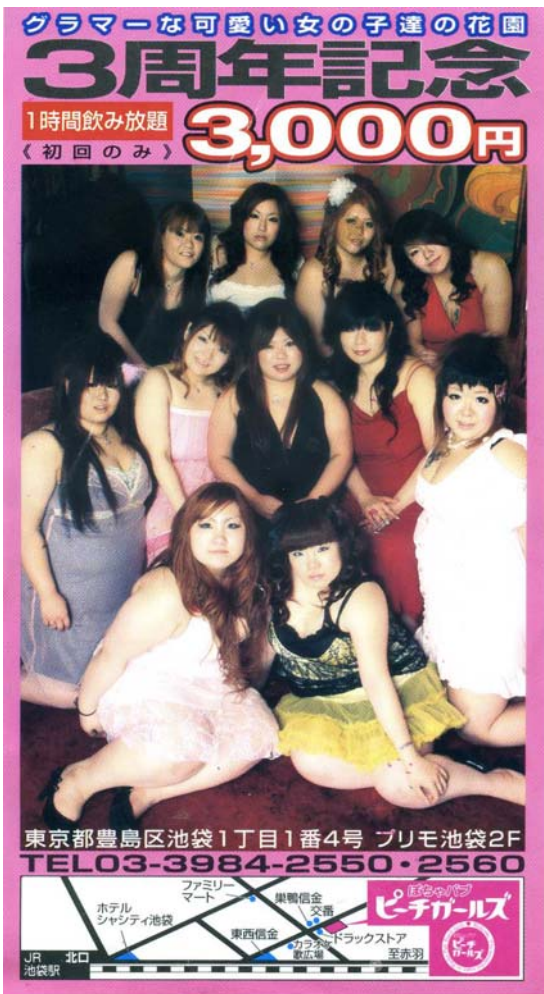
東京的風化區就我所知有上野、澀谷、新宿、北池袋、銀座，全部都是鬧區。這次我五個地方都至少各去了兩次到三次的觀察，但是還需要日後持續的深入觀察。這些地方的共同規律都是入夜後開始拉客，拉客小姐中有的流鶯，有的是風俗店的掮客。週末顧客多，此時拉客小姐反而變少，因為有時都已經被光顧了或店裡生意好。還有，中國大陸的性工作者仍然是主流。

一、池袋

東京都對於拉客在過去幾年一直透過諸如「迷惑禁止法」來取締。但是執法的嚴格與否似乎不一，池袋好像比較嚴格。



這三張立板都是在北池袋，一張竟然是中文，顯然是針對來自大陸的性工作者。北池袋是華人的集中地，有個不成區的唐人街。早幾年很多大陸年輕婦女（有些狀似學生）沿街拉客，不過拉客者本身未必是性工作者，很多是拉到風俗店內去消費。現在這種景象不再。不過，這一帶仍然居住了很多的「上班小姐」（從穿著打扮判斷），華人應該不少。



但是沿街拉客的女人仍然有，卻是體重超過的「胖妹」。原來以為剛好有一群胖妹負責拉客工作，後來才發現並非如此。竟然這裡有一家專門以胖妹為號召的風俗店！已經存在三年之久。左圖是她們的宣傳品。

胖妹風俗店打破了這個行業的一些刻板印象，也凸顯顧客口味的多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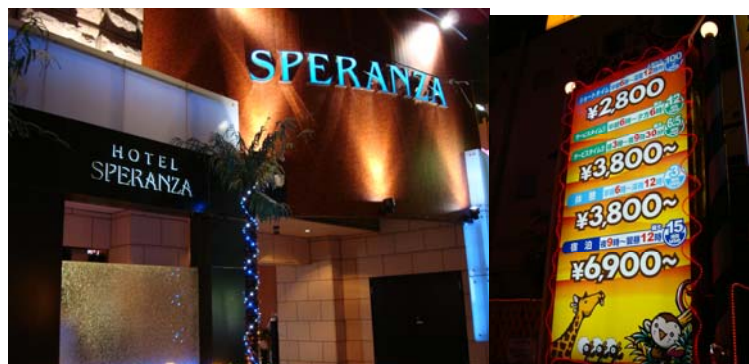
北池袋的風俗店也會挪用流行文化的用語，例如下面這個所謂的「療癒系」



池袋附近其實有個旅館區，每一家都是裝潢可愛美麗或很有異國情調，裡面的設備也頗先進，等待房間者還可以玩電玩。除了情侶休息外，也有帶著性工作者去的客人。

旅館與性工作似乎是不可分的。例如新加坡的芽籠，就充斥著旅館，性工作者在街上拉到客人後就到街邊的旅館。香港也有此趨勢。大陸的五星級旅館旁（有時旅館內，現在較少見），也會有性工作者拉客。東京的跨性別性工作者數年前活躍在新宿的大久保病院旁的旅館街。

以下是池袋的旅館，有可愛系列，也有浪漫系列。下面有張照片是價格。等下我還會談到。



二、新宿

新宿的風化區主要集中在歌舞伎町。前面提到大久保病院旁的旅館，就在歌舞伎町的旁邊。大久保病院旁有些旅館，所以會有妓女出沒，有陣子都是跨性別，但是後來由於警察取締，不但看不到跨性別，旅館都倒閉了一兩家。這是性工作的繁榮會影響周邊商業繁榮的一個具體例子。我順便發現了旅館十點以後，價格上漲，由三小時三千元，漲到兩小時三千八。這意味著性活動主要是在十點以後開始頻繁。以前跨性別都在旅館旁，現在幾乎都沒有人。

下面這兩張照片中左邊就是一名跨性別性工作者正在和顧客商談。右邊則是兩名活潑的跨性別在附近街上閒逛。



大久保病院旁的旅館街雖然「沒落」了，但是通常的規律是附近一定有新的風化點，也就是當一個性工作地點被取締後，性工作者會轉移，但通常都轉移不遠。(很類似當台北新公園關閉趕走同志後，同志就轉移到常德街)。於是大久保病院旁附近的街角總是站著可疑的一群女子(可疑是因為都站在那裡很久)。這個地點接近 seibu 車站(西武新宿駛)，附近台灣遊客也不少(因為靠近王子飯店，此處離歌舞伎町交番——派出所——不過數百公尺)。她們外表不太像職業妓女，也不主動找人搭訕，但是男人鄰近時會使眼色，但等待男性主動開口，應該也有兼差的。有同一個大陸女子，好幾個晚上都在。她們會挑選客人，背包觀光客不在她們眼內。之中有一兩個未成年的日本學生，應該是等待援助交際的，但是需要日語溝通。



右上照片中紅衣女是西武新宿駛附近的站壁者。左上則是那附近很少見的跨性別性工作者。

以下這個地圖，可看出大久保病院，歌舞伎町交番，西武新宿駛、歌舞伎町の相對位置。另外須注意地緣關係，也就是大久保方向乃是韓國人與中國人的區域（就像北池袋是中國人區域）。風化區也會和「外國人」或少數族群相關。



新宿歌舞伎町風俗店很多，之中也有男性公關店。一兩年前常見男公關當街拉客，纏住上班族女性，所謂 OL，一直遊說她們。以下則是街頭男公關的照片。



不過，在街頭遊說女性的，之中除了有遊說女子去風俗店工作者。還有當街向女性提出性交易要求者（之中有嫖客或經紀人，即皮條客）。這顯然引起日本官方的注意，希望能勸導年輕女性不要受到誘惑而去從事性交易（兼差或援交在內）。以下就是因為這件事而發行的一張海報。這張海報也特別和援助交際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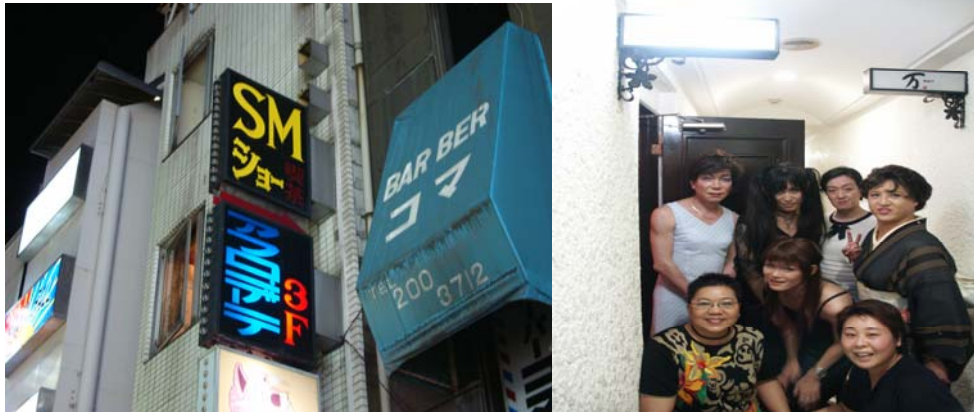
職業男公關，和職業性工作者一樣，都有傳統的招搖過市風格。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掩飾自己的職業，仍然保持工作時的打扮與風格，所以很容易被人一眼認出。我曾經在過去的著作中分析女性的性工作者如何與為何在日常生活中「就像個妓女」，但是顯然同樣的趨勢也存在於男性的性工作者。

可以想見的，這些男公關並不以自己的身分為恥。通常的情形是，日常做男公關打扮時，其出現的地點也離開自己的工作地點不遠。有時也是上班前或不上班時與客人見面時，保持著男公關打扮。這些男公關活在自己的次文化中。以下是新宿五丁目附近白天大街上的兩個男公關，大概正在與客戶傳簡訊。



在新宿二丁目的同志區，同志打扮的人也不少，並不怕別人認出。這也是次文化的地理或空間中會有的狀態。

歌舞伎町與新宿五丁目附近，也就是風化區或風俗店集中區，由於女性拉客會成為警方取締目標，於是附近的小哥小拉客特別多。之中也有台灣與大陸男子操華語向觀光客拉客，主要是性表演（脫衣舞與性交表演）。這裡黑道氣息很重，所以我不敢拍照。黑道為何充斥風化區呢？因為處於非法的區域，只有黑道才和警方有聯繫，也只有黑道敢經營這類行業（非黑道的經營者因為無法尋求警方保護，所以會被黑道吃的死死的，不可能經營下去）。這一帶的風俗店種類很多，過去曾經去過跨性別的酒吧，也有 SM 的酒吧。



凡是風化區都有風俗店的案內所，也就是附近風俗店的介紹，有各類宣傳品，地址地圖，各家小姐的照片，這些都是登記有案的，所以顧客可以先去案內所察看，決定好去哪家後，就按圖索驥前往。由於日本警方規定案內所不得拉客，所以這些無料（免費）案內所應該沒人，但是其實還是有人在附近觀察，伺機拉客。



東京大都會也有很多外來的性工作者，除了亞洲中國的小姐外，還有西方臉孔的性工作者，為了西方人或者有點崇洋或開洋葷心態的日本人消費。以下就是一間這樣的風俗店。



新宿二丁目是同志區，西方人也不少。週末都集中在地標 Advocate 酒吧。台灣來的同志也有一些。還有集體來看女同志酒吧表演。此外，也有一些同志風俗店。以下顯示這些風俗店正在招募新人。而且附設宿舍，還有包飯。待遇似乎不錯，這很不符合人口販運的話語。



幾乎這類店都歡迎沒有經驗的素人，收入不錯（廣告寫每日兩萬以上）。這類店面積不大常常都在樓上，一棟建築中會有很多小公寓，每個公寓就是一間。屬於是私人俱樂部性質。



風化區通常也是自由氣息最重的區域。左圖顯示新宿歌舞伎町街頭還有賣合法放心藥的（台灣會緊張地稱為「毒品」）。而右圖則是在新宿二丁目的同志區，這家店賣的是吸食大麻的煙管。



此外，風化區還有色情電影的放映處。這也是風化區的另一個特色，就是會吸引相關行業集中。東京的 Public Sex 顯然是被容忍的，由這類公開海報就可以看得出來。數年前去大阪時，色情電影也有人獸交的海報，公然貼在鬧區與觀光景點。彼時正是何春蕙因為人獸交網頁被起訴的時刻。兩個社會的差別立見。下面這家就是在新宿很有歷史的一家色情電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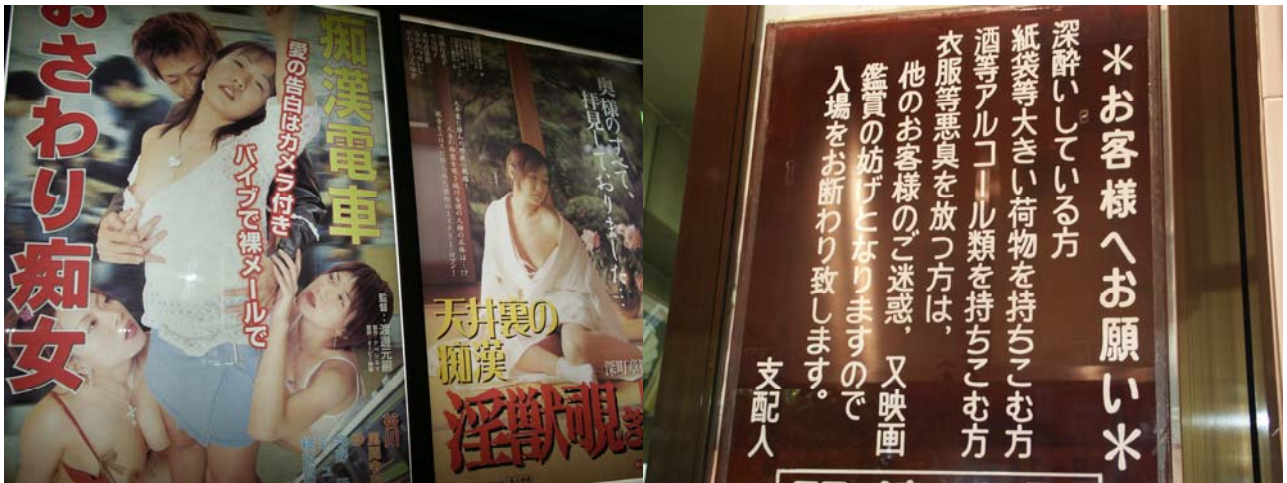


人們在這些電影院內除了手淫外，也可能有些互動。香港友人 JJX 告訴我，他在東京電影院內的見聞如下：

我在東京的色情電影院中，...，一個個西裝筆挺的上班族，摸魚出來找樂子，襯衫底下有胸罩，西裝褲包著女裝小內褲，也有比較「正常」的，兩個阿伯脫個半光互吹互打。電影院的存在，為「他們的慾望」和「社會的道德要求」之間開了一條通道，方便地遊走於兩個國度。（電子郵件）

三、上野

在上野的風化區附近也有一家色情電影院。從戲院的公告來看，戲院內可能會有失序的狀態發生。電影院正在上映經典的色情片痴漢電車，電車內的迷惑行為早已經是東京電車警方全力宣傳與打擊的目標。



上野不是特別高級的區域，因為是火車進入東京的第一站，外地人口流入的第一站，所以那附近的收入也偏低。也有相當比例的外國人居住。上野的風化區當然也是被中國大陸來的女性所攻佔。其實這是日本服務業中很普遍的狀態。我曾去過一家迴轉壽司店，後來發現店中至少有三個女侍來自中國。這種情況很普遍。

上野的風化區比較熱鬧，拉客的女子多，裡面有做抬小姐親自出來，也有掙客（男女都有），還有客人和保鏢，週末時幾乎把整個街道站滿了。另外，因為這條街很多餐館，所以還有來吃飯的客人，十分熱鬧。黃昏時，只有小哥小，到更晚點時，才有大批小姐出現。

下面兩張都是拉客的小姐。左圖看得出來有些小姐穿著暴露。下面右邊則清楚看到小姐向西裝歐吉桑拉客，旁邊則是男保鏢與經理。



下面的左圖也是拉客，但是衣著普通，這些都是大陸女子。右下圖則是風俗店內的中年女子，正準備去上班。



故此處有兩類人，一類是阻街女郎，一類則是風俗店的拉客。例如，下面右圖就是阻街的中年女子，通常站在風俗店拉客的外圍，靠近街上，不踏入風俗店拉客的勢力範圍。左圖則是風俗店的拉客，風俗店的拉客小姐，穿著與打扮都很漂亮，甚至有些人也長得很漂亮。



四、澀谷

澀谷有 109，是辣妹與援交少女的集中地。附近的道玄阪風化區則有一些風俗店，還有性表演店、情趣店等等。這個道玄阪風化區的外圍則有來自大陸的拉客女子，都是阻街女郎。年齡約 20-35 或更老。這些阻街女郎很大膽會糾纏過路者，一直跟著可能客源，可以跟著走一兩條街還不放棄。這些阻街女郎顯然也針對觀光客，即使有背包、非中產階級模樣，也會搭訕，完全不像西武新宿駛那裡的站壁女郎，這些大陸女子先用粗淺日文，若觀光客表示不懂，則用華語，或用英文，先說要馬殺雞的特別服務，後來則在耳邊悄悄說 SEX，表示可以發生性關係。這裡的競爭激烈，隨便走走就有很積極的女子來搭訕，有些十分年輕漂亮或溫柔。比較起來，這裡是阻街女郎最興旺處。



五、銀座

銀座是東京最高級的區域，有許多名牌店。但是銀座也一直是東京的風化區，當然也是最高級的風化區。只要走在銀座風化區，就知道這裡是政商名流談生意交際的地方。週五或周末晚上風化區必然塞車，都是黑頭名貴車，滿街都是西裝畢挺的上流階級，還有穿長禮服或和服的媽媽桑也出現街頭。偶而看到打扮豪華或精緻的上班小姐急忙地趕去上班。賣花的小販也不少（顯然是為了男士送花給小姐）。這是上層階級而非中產或無產階級的風化區。

下面這張則是男客將熟識的小姐帶出場。男士約五、六十歲，女士則三十歲不到。



在風化區的外圍，銀座大街的街角，入夜後竟然也有穿著入時或風騷的小姐站壁。下面有兩張照片，在不同街角，照片中共六人，但是實際上比六人還多。應該是風俗店的小姐。



銀座另一張街角照片，顯示站壁。中間的則是風俗店拉客小姐，手持廣告單張。



六、其他

以上是大致的描述。在日本期間也曾去找過相關資料，之中江戶博物館有個妓女生活，也很有價值。以下照片是過去妓女一日生活的記錄表



此外，青少女學生的性感化，在日本是被當作順理成章的事情。少女化妝普遍。右派的「中學女生亡國論」論述也構成了日本的援助交際話語。這裡我不詳述了（將寫在論文中）。



七、拜會與談話

上智大學教授 James Farrer，6/24 邀請我與何春蕤到他位於荻窪的家吃飯，與其妻劉雙（上海人）與四歲女兒。Farrer 夫婦兩人都是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的博士。

在 Farrer 引介下，7/10 與著名的研究日本性別與家庭的人類學者 Anne Allison 會面並共進晚餐。另外還與一些博士生會談。之中來自拉美的博士生 Hugo Cordova 表示想來台灣做博士後研究。下張照片為 Farrer 與 Allison



在日期間也曾兩次拜會御茶水大學的 Kaoru Tachi 教授，還有性別中心新聘的韓裔教授申琪榮。由於我對韓國性／別狀態特別有興趣，也請教她很多問題。



橫濱大學博士生黃齡萱，曾寫作台灣女性主義論文，此次來東京有機會晤談，她最近寫作論文想要訪談，我們就約在新宿二丁目附近的花園茶寮，也就是花園神社對面，有很多年歷史（東京最老）的一個甘味處。相談甚歡。



八、結語

這是一次非常豐盛的出國研究探訪。以上是粗略的事件報告，限於篇幅有些遺漏，也無法書寫詳細，但是對於我的研究意識與資源有很多有形與無形的影響與受用。（感謝何春蕙所攝照片）